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四

左編

臣類　　　　　　編臣

宋富弼守成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
意斬之都門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知諫院康定元
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
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
宴帝深悔之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
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
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
人弼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
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卽詔
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

𢌿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制荆湖𢌿言二人之除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𢌿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𢌿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𢌿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𢌿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

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感人至此）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

契丹主曰南朝遣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字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卞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非朝之利哉即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

附大奇

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揣虜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結婚之意緩。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以往。於是呂夷簡

傳帝旨令弼草荅契丹書幷誓書見爲國書二誓書二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南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追及弼于武彊授之。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與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料卽遣其屬詰中書白執政上亟召問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乃以禮物屬副使疾馳至京師求對得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

不肯爲此直恐誤爾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既至契丹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暌離固不若歲增金帛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王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

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時契丹實困。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遂厚。虜旣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先是呂夷簡當國。弼數論事侵之。夷簡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而弼受命不少辭。始奉使。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又除樞密直

不能得諸使、臣而言于朝相以寬大臣之深淺矣

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身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詔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

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出知鄆州、歲餘、饑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

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弼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

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
不言更好
書二十四考矣徙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
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
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
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會故相龐籍知并州入
龐籍大佳
對上新相彥博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如何
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
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
不可無此議論
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實無所私
但惡之者毀之爾富弼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

托禳禬事考

之爲怨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禬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嘉祐六年三月以母

二十年不言兵何說備不料酌

憂去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楊州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内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退又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

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將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也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

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

所不能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為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紹聖中章惇執政

謂謝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謝知制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方平爲諫官再以䟽論列皆留中制下復遂國之封謝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葢自謝始方平見呂夷簡夷簡猶以非舊典不樂二人之不相喜皆此類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謝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初

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貶余靖尹洙論救仲淹亦貶歐陽修貽書司諫高若訥責其不言且毀仲淹謂其不復知人間有廉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乃有四賢一不肖詩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謂若訥也詩出京師競相流播契丹使者亦買之歸自是朝臣直仲淹者紛紛不已黨論始起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詩且出、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于此矣、竦深銜之、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歐陽修爲諫官、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夏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爲黨論者惡修、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二三年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為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求出外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未幾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弼為宜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內

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外人讒言已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將京師禁軍亟亦閱多所升擢而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弼於大禍也五年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從二人淮南委知

政事與育曰盜誠然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爲内應故有是命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詔以邊事寧息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鄆州

祉爲叛異
識

范仲淹罷陜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叛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七年又讒介説虜不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衆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上意果釋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吴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罷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

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謂報應者耶、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命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修舍人劉敞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國政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

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
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快曰又絮耶弼變
色曰絮是何言歟于時弼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
相有起復視事者琦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弼居母
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
辨琦言之決不當起琦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
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英宗以疾不能視朝請光獻
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幾康復后已下手書復
辟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琦
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弼

爲樞密相怪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
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叅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
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
言重
公爾弼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月不報見英
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
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恐聞
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
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益
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
生日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但答以老

病無書琦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琦與修之薨也弼皆不祭乎至和中陳執中爲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决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富弼以代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修修具以朝議爲對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

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參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英宗一日因弼進除目震怒響[illegible]一般擲除目榻下弼慨然摺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溫言弼進說猶久之不已英宗臨御一日韓琦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愧色後琦帥長安爲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

本朝三楊
諸置起孫
乐然

也、熙寧初弼再相神宗問所先當如何弼曰皐安宇。內爲先蓋是時王安石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進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一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賓州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南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

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元豐六年、弼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諭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

之言是也、罷朝、悖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如上諭、明日日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悖無以對、一日大星殞於弼所居、還致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弼致仕家居、專爲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奏記於弼曰、古者三公無別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爲未盡、輕禮義爲不足學、致人倫

士大夫居鄉宜三復

不明。萬物憔悴。此老臣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客李偲問弼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令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文彥博與王安石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杜杞之流。嘗有聞於世。弼爲人溫長寬厚汎

與人語若無所與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効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

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治平中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曰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石介聖德詩云予晚得弼予

心喜悅弼毋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二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塵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鍜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

顏季亨會通校

晉浙本此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五

左編

臣類

宋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

涎手有出 [illegible]

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此自道其所短

有意形迹恐未許高風不須如此者也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

廝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鬭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之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爲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亦未必然）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爲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

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卨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

至、雖有皐夔稷禼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禼。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斮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

此語豈可自解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立法謬　用人謬　制置法度

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

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塲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罷新法、出頴州刺史轉運使謝景

缺二字版

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上問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為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戩言王安石入為聚斂好勝、遂非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曾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戩笑、天下誰不笑者、退即家居待罪、遂絀為知縣、于是御史劉述錢顗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

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黜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爲叅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擧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叅政也、安石欲置其黨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復薦爲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

臭名綱亦有次序但云祖宗法不足守爲大悖

年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奪樞密之權、且沮樞密使文彥博也、彥傳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即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大小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

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上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賊心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至此議論高奇邦乃畢秀到底是謂富貴逼人獻鄙夫也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沮奸、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

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黜隷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閱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巳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鎭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巳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

雱相欲官之子此出下策所謂無所不至也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安石子雱、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奏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雱不樂、五年置城邏卒察謗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

安石作孽現報

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鄭俠圖流民於此時說見前也

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

汲引之、至京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郊禮薦安石爲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爲此

趣治倉裝局屬

獄引寧意欲有誣緫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緯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從其請由是嫌隙愈著（結其父）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

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術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僞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閲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祁寒暑

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諜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牓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此

又一書曰勿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官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人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爲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
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
改封荆七年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
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哲宗立加
司空元祐中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先
是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直諸院梁上
安石去祖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
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
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
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

孫此行經與物許官同叠深具相也

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航從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晩卜

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坐西廡之小閣安石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窻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而入安石再爲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

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子㝢謀議、而㝢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鎭金陵、未幾納節求閑地、乆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洎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詣忿于庭

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杖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詬安石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束、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厲事、中使回者、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宗、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不爲大奸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
人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
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麄合此
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宜與民
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
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
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
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
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
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

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敢言。青苗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
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
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
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
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
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
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
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
并不得乘其急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

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與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
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
内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
遂變爲青苗矣初安石旣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
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
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
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
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
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踰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幷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爲媿耻元祐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

錢復常平舊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典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價自占、凡屋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首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察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創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荊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於是益困矣、詔罷首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一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用祖宗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

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
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令出錢舊所差
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奸欺又農民出錢
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
惟務多歛役錢利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且
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
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令仍行差法
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
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
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

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晝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疏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

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
敕陜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
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
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
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壽以衙
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
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
謀自已出必欲謀自已出則謟諛得乘間迎合矣如
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
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

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
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
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
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安石主僱
役光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
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
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
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
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
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即令一切

聽僱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

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熈寧五年詔王
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
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
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
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
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
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
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
判官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爲本嘉問上
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

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即兼并自不能爲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爲、紙鋪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如紙鋪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蓆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

見得不據
民三字議
論多完足

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州或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于都司焉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多費用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

學問

淺淺

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帝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之得泰然也宜蠲定其制曾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駭驟乎閭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决安石去位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

豈得不擾民三字議論方完足

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置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糜興治乃創置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曆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旱故命韓

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
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
若一切能去、則無人祗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
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
令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
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
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
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
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
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

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語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㨝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吕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背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

錢遂行天下 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于廣南、以賤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訴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冊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

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闚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與王唐太宗聞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爲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爲奸人窺伺思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基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處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場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閼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

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能齋、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西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稔歲遂為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俟糴兌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爲民害

仁宗即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閭民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又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

數會計以聞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
賜絹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
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即位
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
益講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
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
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以任
向至治平末向坐與仲詡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
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虚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貪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

四年廢春秋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

俱本於學請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閒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麄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爲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呂惠卿考舉士例、附時者在高等激直者居下、劉攽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攽貽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擿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詈事、斥通判泰州攽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將

世稱三劉、七月自孔文仲對策忤安石意、因上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爲比于文王、誠無所愧、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

頒行之新義旣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為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安石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

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兼取之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

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選於戶籍或應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之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持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寔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何不去其重複即此已疎於理財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過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勑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盗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光臣所以圖報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

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曾

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戸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戸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戸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戸馬死保戸獨償社戸馬死社戸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廢元豐末創為戸馬之說神宗府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國馬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肯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剏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

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數。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

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
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
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即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
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
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
法、聲達于虜、虜檄邊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
處其事、公著即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
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汎
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
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

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恍出邏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恍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恍同對論難久之恍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恍爲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

因商舶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
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彊取
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
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濼。向聞
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
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
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
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須
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
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

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非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釁盟好、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亦是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慦于畎畝、商旅歎于道路、官吏不安其

職陛下不盡知也天欲壞斥四夷以與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今河朔累歲灾傷民力大乏將軍麁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illegible]氏必至 書[illegible]

服邉備曰克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弼皆主不與之論將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侍制韓縝奉使舉與之盖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熈寧五年詔以古渭寨為安軍古渭唐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為開拓之漸安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
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卽止衛霍輩。至
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爲多
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
淫厝方畧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
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
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
生、豈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
州蕭注書言兵、蒙王部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
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

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鄭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阯始貳八年十月初廣西屯非兵二十指揮以備邉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邉議罷以知處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正兵而用槍仗分戍聽邉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求互市率皆過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

州而除夔名九年正月交趾圍邕州知州事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詆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安石怒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卨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

憲禹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

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神宗知安石之貪命中使甘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
例初李師中任州縣鄉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曰朝
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
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
責其先識上曰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
才知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
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
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眞
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彊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

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賣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亦是初心

宋臣能愛官身蓋下此言

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光，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光如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

執拗二字不足盡之亦口舌執而已

狂者。安石既病。邸報司馬光作相。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世安嘗與馬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

自古小人得君未有不揣知上意者

守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徇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祗增其勢耳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奏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安石與光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言。今藩鎭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患臺諫多橫議。故用公著爲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叛己。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潁州。後公著居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

不堪命矣雍曰介南者違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也初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

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

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祇怫蹙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司馬光邵雍日就臥內問疾論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光以墓誌光亟省之已瞑目矣光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論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論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禍、時小人蔡天申

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詢恐又謂光、以天下事尚可爲、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詢不及見矣、天下聞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詢之子日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參政、參政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府執政進除自上、久之不決、既

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即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于勑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

于何異堂牒令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安石與介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石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之變色是時富弼曾公亮爲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爲參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免公亮以年老俱引去介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死抃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安石生公亮老弼病介死抃苦也鄭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安石秉政詢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

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饑民市麻糗麥麪爲米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盡圖爲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於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民間懽呼相慶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

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安石遂力求去薦惠卿以代己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上翳席逾寸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末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書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靈木偶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爲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

京置認亦以外一去而乙

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小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語事安石爲安國所疾屢詆其兄不慊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辯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橐得王堯臣所贐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秩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毋追人吳無至請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

遂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亦其初心）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

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隣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常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如何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

不能至用胥諂言。待群臣有節尊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顧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奸、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誡

之曰宜放鄭俠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循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

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衆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凫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氏肝心底劊子手

八編類纂